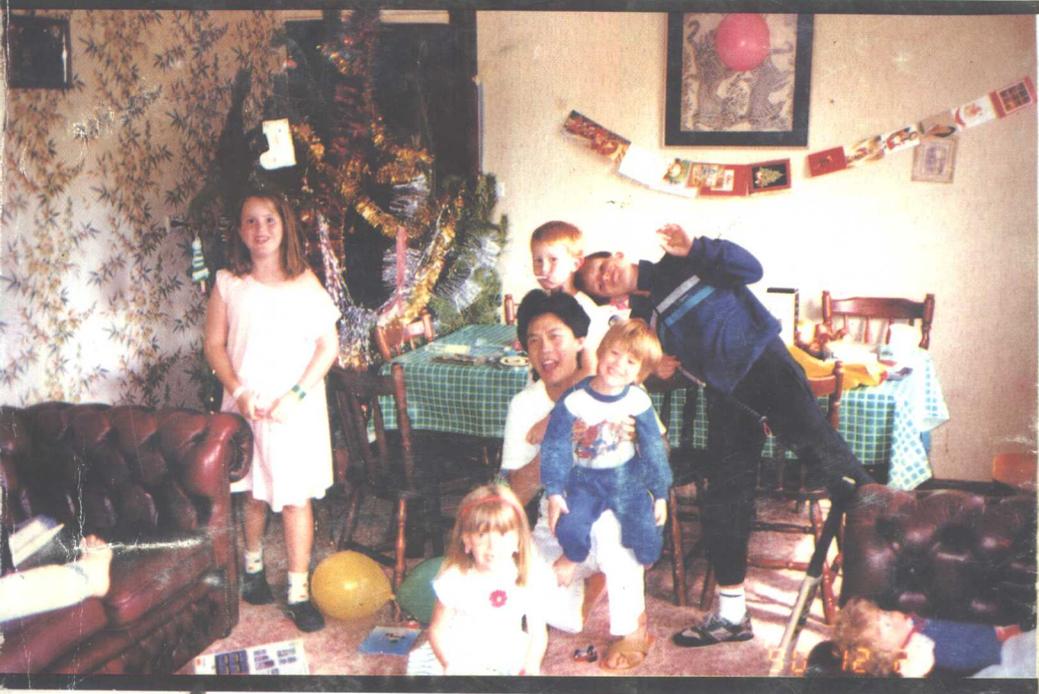


● 武力著

旅澳中国留学生口述纪实

# 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



# HE MARRIED A FOREIGN WOMAN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

武力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6 插页 258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ISBN 7—201—01400—5/I·43

定 价: 8.80 元



第一本留学生自费办起的中文刊物——《大世界》的全体编辑及工作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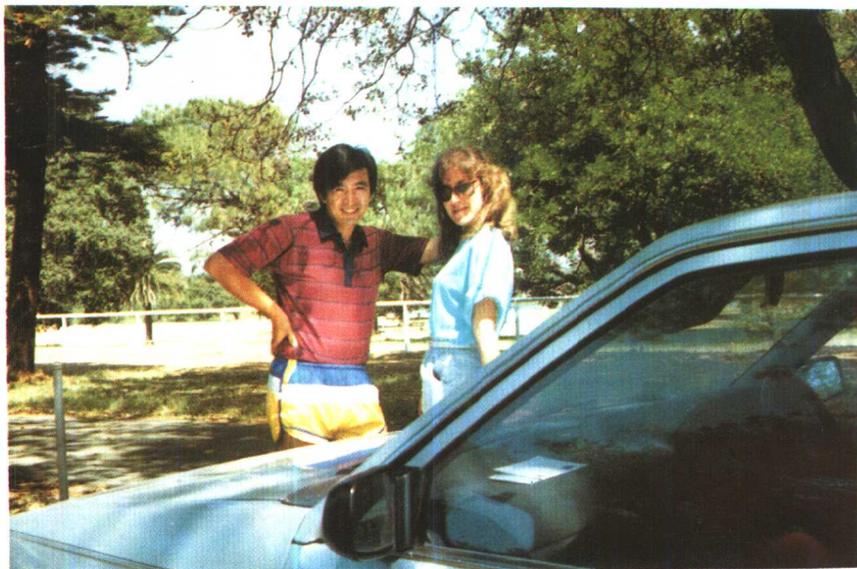
《大世界》副主编叶基衡(左一)、原澳大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著名作家周思(中)与中国作家王蒙在一起交谈。



原中国女篮教练张大维、篮球名星宋晓波和朋友们在宋晓波开的“宋苑酒家”聚会。



原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金翼和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尤三姐扮演者周月在澳演出话剧《天堂之门》。



原上海电视台导演朱翊先生和他的英语教师依芙·朱双双坠入爱河，现已结为夫妻。



作者、叶基衡在采访澳洲移民部部长韩德(中)。



中国女艺术家在澳洲。



在澳洲一家跨国公司任经理的上海留学生JOHN吴。



青年画家任建国和他的妻子张莉在自己开的旅游用品商店。



挤入澳洲政界的著名青年翻译边晓与前总理霍克亲切交谈。



作者和他照管的五个可爱的英国孩子。



青年画家王沙城(左)和朋友李云摄于1987年圣诞节，不久他在路上被种族歧视者打伤头部，现已终生残废。



作者与他的韩国太太摄于澳洲堪培拉电视塔。



作者与纽省上议员何沈慧霞(右)主持抽奖仪式。



著名歌手张蝶(左)田鸣(右)与作者一起唱留学生之歌。



一场跨国家庭官司中的张伟、张鹏夫妇。

## 前 言

我这人特不知足，特听不进去意见，特这山望着那山高，特心血来潮，对什么新鲜事儿都好奇，总想早一点儿“火”起来。我也试图改掉这些毛病，可改了三十几年，除了整得自己特痛苦以外，回头看看什么也没改掉。后来，才开始相信一个老朋友的话：“一个人的缺点一定是他优点的继续。”结果，就是靠着这些不知是缺点还是优点的“撺掇”，快三十岁的人了，丢下记者这美差不干了，跟着大队人马“洋插”去了。

当时总觉得一定能混出个人样儿来。到了，傻眼了。语言不会，特长没有，工找不到，朋友也都丢了。路上被人打，餐馆里被人侮辱，海滩上被人歧视，还要忍受同胞的欺骗，还要顶着每天十六、七个小时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亲身的经历让人觉得这世道太艰难。

然而看到的就更多。有人为了“身份”和别人假结婚，钱搭上了还要整天提心吊胆地躲着移民局的搜捕；无的放矢的正常性欲，在无数次过分刺激的黄色影视下，在“红灯区”路边那性感女郎的诱惑下，使人的身心和灵魂同时受到扭曲；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感情负担使一些同胞被癌症等恶性疾病先后夺去了生命（仅悉尼据不完全统计因恶性疾病死亡的留学生有十六、七人）；

为了早一天拿到可以周游世界的通行证(外国护照),那么多人被自己同胞开的假移民公司骗去了一生的血汗钱,走上了赌途,结果连人的最后一点儿意志和廉耻也都输了进去;面对亲人那日益增长的虚荣需求欲,他们又尽量使用各种方法共同编织一个美丽的传说不忍心地骗着那年迈的妈妈;这一切使我的心变得更加沉重。

我也想哭,想喊,想跟着颓废,但我又似乎感到真的该是记者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都记录下来,我要用我的心血写出我们这第五代留学生的心路历程。

我决定不再倒下。从那以后我似乎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苦苦挣扎和奋斗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自私的个人奋斗。

我清楚国内的同胞对我们这批“留学”而不学的第五代海外游子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澳洲这4万人,既不像留美的学生“一水平的”硕士、博士等高精尖人材;也不像是日本的一式的打工挣钱,我们中有电影明星、歌星、舞星、体坛名将、电脑能手、医生、护士、新闻记者、工人、个体户、农民,有人说澳洲的留学生是国内最不安份的一批“人精”。是,正是这些“人精”,在澳洲经济最不景气的大危机、大萧条时期,靠他们自己辛苦打工挣来的血汗钱买下了一个个濒临倒闭的餐馆、商店、公司,硬是使悉尼一个叫“ASHFIELD”的区,有了个叫大陆人觉得来劲儿的别称——小上海。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合金钢的一代。

于是我打算打破一切旧有的常规式的写作手法,希望找到一个在看似浅显,粗俗、平常的题目下,如《嫖客》、《赌徒》、《冤家》、《他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与男人共舞》等,去表现那些普普通通的生活中的那些安安静静的普通

人内心的那份不平衡，那份撕心裂肺的深刻和它所表现出的这一代海外游子那独特的，绝非国内的一些作家、记者可以“坐家”凭空编织的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特有的深刻。

婚姻、爱情、性——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总是要么弄得冠冕堂皇、至高无上，要么说得极其下流，羞于启齿。同时，我们这批自认为是新潮、自认为最大胆最不受传统观念羁绊的年轻人，对爱情、婚姻及性理论都似做过太多的研究。但是当有一天，我们这批新时期的“叶公”，真的走入那龙的博物馆时才发现，我们依然摆脱不了那原始的性冲动所带来的困惑与纠缠。

于是在中西文化大撞车之中，我们的灵魂和肉体同时颠狂了，我好似看到了一群群的“我们”，光裸着身体，仰跪在那一望无际的大海的对面，在苦苦地寻找着那疯狂后面的合理。

水波下面那不平静的部分，其实是中西情感、文化的真正冲突和碰撞。对比中，“我们”发现，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一定要从一而终，永远是千篇一律的白头到老？其实，真正生活中的那份复杂和深刻是作家难以想象的。《与男人共舞》里的女主人公肖岚和她的五个男人；《他和三个女人的故事》男主人公和三个女人之间的纠缠；还有那无爱的爱人，有爱的《冤家》中所展现的人物性格的复杂和多样，已使我来不及去虚构和编织小说，真正走入每一个人物心灵深处，就会发现一片令人震撼的“灿烂”。

我并不想告诉人们留学生在爱情生活上普通的悲欢离合，我希望能挖掘出那平静下面的真正波澜；不刻意着力去写那些表面上最悲惨最不幸的人，我想只有写出普通人的不平衡，才可以真正代表这一代人。

我真的按捺不住；我在扭曲中苦苦挣脱；我受不了对我们历

史文化某种程度的背叛所受到的批判,然而不去写,不这么去写,我实在找不到一种真正可以释放我情感的渠道!我在自己的杂志《大世界》上开了个栏目——《忏悔录》,以甄西这个笔名,每月代替一个需要得到忏悔的活魂灵跪在上帝面前请求宽恕。

有读者来信说,武力是个最残酷的专栏作家。每个月要讲一个让人不得安宁的故事。他总是把那些正常人失常的一面夸张给人们看,又把善良人丑恶的一瞬间公布于世。

我们是一群在黑暗中奔走的孩子,太阳刚刚看到我们,我们已经出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总是太阳的一种颜色。我们所呈现的多样性绝不是一两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那些成功的海外学子所能代替的……

所以希望您能在书中找到您亲人的影子,能找到那些已经成功的奋斗者,同时也能看到正在受煎熬的一群游子的呻吟。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真实而赤裸裸的第一次全面的集体在祖国亲人面前曝光。我们坚信,澳中历史将因为有我们合金钢的一代而骄傲,我们将对两国政治、文化、经济产生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请把注意投向我们!

在这里,我再一次衷心地感谢我那些把心掏出来,真诚、无私地展示给人们的被采访者们,没有你们,人们就无法具体地去感受我们这一代人所走过的到底是怎样一条路。

我别说了吧!

#### 旅澳留学生中惯用语言及名词解释:

①鬼妹、鬼佬——这是当地中国人对澳洲女人和男人的一种称呼,早期有一点贬意,但如今已无褒贬之分,也有人干脆简称为“鬼”。

②临居——澳洲政府给予1989年6月20日以前的中国在澳人士以四

年临时居留的身份,简称“临居”。

③永久居留——永久居留简称 PR,表示在澳已有了合法的永久居留身份。旅澳中国学生戏称为“袋鼠证”。

④“六·二〇”前——澳洲政策规定,1989年6月20日以前抵澳的中国留学生即有四年临居身份,1989年6月20日以后,取消了这种政策。

⑤老虎机——澳洲各俱乐部里用来赌博的一种游戏机。

066724

责任编辑:王 华  
特邀编辑:王占台  
封面设计:马寒松

## 目 录

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	( 3 )
我和瑞纳·····	(19)
不惑·····	(31)
女人·····	(45)
一夜贵族·····	(56)
我嫁给了黑眼睛·····	(62)
我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69)
离婚·····	(80)
冤家·····	(90)
陌生·····	(98)
一起震惊社会的“团聚”官司·····	(108)
妈妈·····	(127)
亲娘·二姐·儿子·····	(137)
与男人共舞·····	(157)
无为·····	(196)
主仆·····	(206)
挤进澳洲白领层·····	(230)